

故乡樊窑行(外一首)

阔别故乡六十春，寻找学友情更深，
汽车未启心已到，回忆童年深加深。
田野变村迷路径，当年模样荡无存，
窑洞沟壑找不到，排排房舍又成群。
远听轰轰机声震，近处琅琅书声闻，
偶遇老翁门前站，躬身一礼来问津。
老人上下细打量，问我哪里来问津，
姓名一现老者警，怎么你是老兄临，
二人拥抱老眼昏，几十年来无信音，
到家畅谈离别事，悲欢离合互交心。
改革开放春意浓，百姓彻底大翻身，
家家有吃又有穿，儿孙都找心上人。
鸡鸭成群牛羊满，粮食有余钱满存，
太平盛世赞不绝，党是领导大恩人。
今日正好巧相遇，几位老友举杯饮，
咱们共同来庆贺，情真意切谈古今。

忆路寨

师生相会非梦中，五十年前表真情，
跋山涉水难言苦，为的培育后进生。
一碧万顷稻花香，本地特产美名扬，
人欢马叫年景好，岁岁丰收粮满仓。
长虹卧波变通途，扁舟一叶无觅处，
而今旧址找不到，遍地楼房代草屋。
故友多已驾鹤去，当年儿童变白首，
光阴短促催人老，兴致未消返归途。
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党的恩情说不完，
我们永远跟党走，幸福生活乐无边。

爱国敬业孝宗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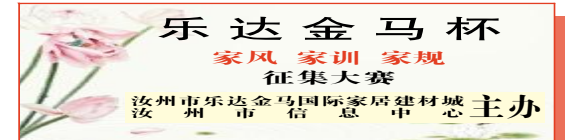
我出生于临汝镇城坡的一个小山村，虽世代务农，家境贫寒，但父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志气，在身体力行中教导我知识改变命运，读书创造未来。

1987年，我带着父母的殷切希望，考入河南省司法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汝州市人民法院工作，先后供职于法院及人大法工委、检察院等单位。我一直将“法比天大”视为人生信仰，尽力把工作做到极致，确保“事经我手无差错，事交我办请放心”。

我爱人出生于中医世家“存仁堂”，其祖父幼读私塾，藏书甚丰，父亲更是爱书如命，把“教子无他法，唯耕唯读”作为家风家训。

爱人从事教育工作，对学生充满爱心，对老人恪尽孝道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与我们一起生活18年，全家人从未红过一次脸，生过一次气。我坚持亲自为父亲理发洗澡，每每此时内心便洋溢着无尽的幸福。我工作忙，经常加班，有时候顾不上照料家庭，爱人全力支持我的工作，悉心教育孩子，妥善处理亲戚间的大小事务，毫无怨言。家风熏陶，一双儿女自幼勤奋好学，孝老爱亲。家是 smallest 国，国是最大家。回溯过往时光，是良好的家风造就了我们普通而幸福的家庭，更是伟大的新时代为我们带来了福祉。我常常教育子女，做人要有家国情怀，要始终把爱国放在首位。为了国运更昌盛，家庭更美好，我把我们的家风家训进行提炼，以期后人沿着这条路走得更好。

家风家训：德为人本，爱国敬业孝宗亲；人者仁心，睦邻扶困惠他人。耕读传家，克勤克俭尽本分；诗书传世，立志成才报国恩。



□李晓伟



娃娃儿本

·山雪

记得孩童时候起，就开始读书了。已经不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，只记得它是一本连环画，依稀记得是一本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叫《草原格斗》的武侠连环画。

连环画，我们那时叫娃娃儿本，或者小人儿书。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再看连环画了，但在我的读书生涯中，它却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因此，我还是习惯称它为娃娃儿本。

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电视机是稀缺品，电影一年也播放不了几次，在几乎没有可以娱乐的小乡村里，只有空旷的田野、碧绿的瓜园伴我度过童年的岁月。唯一让我开心的是，乡里有位姓安的老师经常骑着一辆二八式自行车，带着一个扁平的书籍，将新出版的娃娃儿本摆在校园里卖，学生们围了几圈，精挑细选自己喜爱的娃娃儿本，价格几分到几毛不等，买来后，爱不释手，小朋友们互相交换着看，有时被情节吸引，带到教室里压在课本下面翻看，经常被老师没收；有时看得废寝忘食，打着手电看个通宵达旦，直到看完为止，就这样被小人书深深吸引了。在外开大车跑运输的父亲，不时地为我买来一本本崭新的娃娃儿本。记得七八岁时，有一次生病住院，我怕疼不让扎针，父亲每次扎针前都到乡里书店给我买一本娃娃儿本，这时我才乖乖地配合医生治病。

当时看的娃娃儿本很多，印象中有《西游记》《孔雀胆》《小不高兴的故事》等等，每每从父亲手里接过一本娃娃儿本时，我都是如获至宝，喜滋滋地看起来。每一次我都忘记了吃饭，总是在母亲三番五次的呼喊声中，眼不离书地站起来，慢慢地移动着脚步。不记得有多少次了，低着的脑袋撞到了院子里的枣树上，常常是在母亲的责骂声中，嘻嘻哈哈地奔进厨房。在母亲的抱怨声中，我依旧享受着父亲从县城里为我带来的这份难得的精神食粮，幸福地成长着。

渐渐地，我读的娃娃儿本越来越多，后来的《霍元甲》《少林寺》《杨七郎打擂》等许许多多的精彩爱国的传奇故事，大大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，更是开阔了我的视野。慢慢地，我成为小伙伴里读娃娃儿本最多的人。每读完一本娃娃儿本，我就张张扬扬叫来几个小伙伴围坐一堆。让他们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，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地盯着那黑白相间、线条简洁明快的图画，和图下那简单的故事说明。为了能看到小人书，他们纷纷给我送礼物，一把花生米，一个烤红薯，或者一个嫩玉米……当然，多是自己田地里的东西。看着他们你争我抢的场面，这足以让我自豪得无以言表了。那时也真逗，关系不好的我绝对不让看，为看这小人书还闹过不少纠纷……现在想起来，童年的欢乐与眼泪几乎都在小人书里。

我是理想主义的性格。记得上初中时，断断续续买了系

列连环画《玉娇龙》十几册，有些是从同学手中借来，但是仍有一部分始终没有找齐，为了解书中人物的故事情节及结局，我一人骑着自行车跑到乡政府书店买到一本，甚至到县城新华书店找寻，虽然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缺本，但却找到了另一家朝华美术出版社印制的同一原著改编的娃娃儿本，于是买了几本，也算找到了一点慰藉。有时凑不齐整套连环画，就连连环画封底目录里想象情节，如《玉娇龙》连环画第六册《古道漫漫》一直没有找到，就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，联想到女主角单骑驰骋，黄沙古道，铃铛悠悠……这个愿望，直到近几年才完全实现。网络技术发达了，我通过百度贴吧找到玉娇龙吧，里面也有大量玉迷，有个吧友刚好存有整套书电子版，我就让文印室打印了一套仔细阅读，算是了却了夙愿。

看娃娃儿本时间长了，养成了好习惯，不折书、不涂画、不外借，看完后整整齐齐地放到自制的木箱里，加上锁防止丢失。说是不借，高中去县城上学，娃娃儿本是存量越来越少，整套连环画也是残缺不全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离开家乡到外地上学时，就把盛装娃娃儿本的书柜交给了母亲，让她代我

好好地保管着。多年过去了，当大学毕业回老家时，问及给我快乐与知识的娃娃儿本时，母亲告诉我：你上学走了以后，那些小伙伴你借一本我借一本，说是借，借去就不还了。

有时闭目遐思，想起小时候看的娃娃儿本中一些难忘的情节、精彩的片段。有些仅记得个别人物或是模糊的情节，喜欢穷追故事的我，就上网搜索，努力追寻当年的美好感觉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娃娃儿本，朦朦胧胧记得故事人物有运河侠女柳叶眉、逃犯跳河和瓜园救人等情节，通过互联网这个强大的搜索引擎，以及依稀记得的书名，终于找到了原著《瓜棚柳巷》，一口气读完，纷乱的思绪重新清晰起来。这时候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，和小伙伴们竞相争读的温馨场面，心中荡漾起了怀旧的幸福，思绪便也走进了那久远的童年，以及童年里发黄的娃娃儿本……

童年时光如那哪吒脚底的风火轮一般疾驶而过，娃娃儿本消失了它耀眼的光芒，逐步淡出我的生活，成为埋藏箱底的记忆。不过每当在报上看关于连环画的文字，总不禁充满温暖与亲切之感。因为正是连环画，陪我走过了那段乡村瓜园里寂寞的童年岁月。

□王会敏

二十年前的教学生活



二十年前我在杨楼四中，也就是今天的杨楼三中教学。那时，安全还没喊那么响，课堂赶得也没那么要命，补课辅导班更是天方夜谭，那是城市里的事，离我们太遥远。

那时，电扇还没普及，教室里也只有两个100瓦的灯泡，断电是经常现象，孩子们都准备的有煤油灯，后来才有了蜡烛。每当停电又来电，孩子们把灯吹灭时，那一阵的煤油味儿真叫人受不了了。天热时，教室里人也多，像蒸笼一样，这时，老师们就经常带学生到校外找个小树林或空旷处读书。偶尔也带学生们去北大河小树林里采风，其实就是玩。

记得那年我和亚栋搭班，他教语文我教数学。天热，孩子们也嫌闷，他要写论文，说到北大河采风去，邀我同行，毕竟五六十个孩子呢！

于是，大部队出发，学校离河大概三里多路，孩子们说着唱着不知不觉就到了。河边的堤坝全是石头砌的，十分高大，两边绿树成荫，自在的野风带着河水的湿气扑面而来，很是舒服。自从发现这个地方不错后，我们就经常带学生来这里学习了。

偏向诗词觅清凉

太阳刚一出头，地上已像着了火。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发着令人烦躁的叫声，为虎作倀地在聒烈日呐喊助威。

这种酷热的天气，曾被南宋大诗人陆游写在诗中：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翮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釜中。

是的，盛夏时节，骄阳似火，鸣蝉聒噪，动辄汗流浹背。独坐居室，虽然阵阵凉气从空调中冲出，毛孔乍地紧缩，但热气似乎还滞留在心头，无法排到户外。大街小巷里，各种各样的窗紧闭着，似乎要将酷热这一只有锐利爪牙的猛兽拒之于门外，但不留神却让自己已沦陷在精致装潢过的笼子里。开着的空调，强大的静音功能虽能消噪，但心中的噪音无法消除。一个莫名其妙的“烦”字在心中挥之不去，仿佛让屋内的温度还原到了屋外。虽然将空调的温度调到最低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

那种凉风徐徐的感觉。

俗话说心静自然凉。既然古代的大诗人写过酷热难耐的诗，那他们也肯定会写一些咏诗纳凉的诗词来。就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，在诗词深处觅清凉吧。

宋人吴自牧著的《梦粱录》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：“此日(六月六日)湖中画舫，俱般堤边，纳凉避暑，宴眠柳影，饱挹荷香，散发披襟，浮瓜沉李，或酌酒以狂歌，或围棋而垂钓，游情寓意，不一而足。盖此时烁石流金，无可为玩，姑借此以乐耳。”几千年以前的天气，热得跟现代一样，都是“烁石流金”，但古人的纳凉避暑也挥洒着诗意。除了酌酒狂歌与现代人喝冰镇啤酒相近外，现代人很少能看到婆婆的柳影，阳台上种不了荷花的，荷香是嗅不到的，更何况是饱挹呢？

唐朝诗人白居易消暑的方法则是端坐一院

中。他在《消暑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”说的意思是心静自然凉。白居易是体会到纳凉的真谛了，但面对当下浮躁的社会，我等现代人终日为生计忙碌的不可开交，哪还能静下心来。

北宋诗人苏舜钦的纳凉则另辟蹊径，他是打开北轩，让凉风穿过疏竹拂到屋内，自己则心神舒畅地躺在床上看青天上白云飘过，仿佛热气也随白云悠然远去了：“北轩凉吹开疏竹，卧看青天行白云。”他困来即眠，醒来听几声鸟鸣：“树阴满地日当午，梦觉流莺时一声。”他把炎夏过得有声有色，着实让人羡慕。但就其闲情雅致来说，我等不能说没有，只是环境不允许罢了，因为那得多大的院子呀？我们只能想想而已。

夏季的夜晚风很少，似乎都蛰伏在树影草丛中，要等待和星星、萤火虫一道出现。南宋诗人杨

万里去观赏荷池，看到“荷花入暮犹愁热，低面深藏碧伞中”。不过他也很不斯文地把衣襟敞开，袒胸露怀地把一丝西风拦到自己的怀里去了：“细草摇头忽报依，披襟拦得一西风。《暮热游荷池上》”如果不能去游赏，杨万里就开门小立月明中：“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只是风。”很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标题是《夏夜追凉》，仿佛凉是有生命的东西，值得诗人用心去追。

同样去“追”凉的还有宋代诗人秦观，他在《纳凉》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他搬一张胡床放在池边的画桥上，凉风从柳树外来，似乎也变绿了。仰头，有明月与他对视，鼻孔里有荷香在流连。荷花遮蔽的地方有船，船上有吹笛的人，每一声似乎都拿捏在他的心上，心头的闲适感觉就随笛声散落在微澜的水面上。

古人的纳凉，随便写写便美得不可方物。这是怎样一种意境，又是怎样一种写意，不要说去看，即便是闭上眼睛去想，也会让人徜徉其中不能自拔。

此外，明代高濂曾在《遵生八笺》中对古人纳凉消暑法也作过精彩的描述：“霍都别墅，一室之中开七井，皆以镂刻之，盘复之，夏月坐其上，七井生凉，不知暑气。”文中不仅介绍了古人消暑消热的方法，而且也阐述了其中的科学道理，并暗示人们在炎夏里常把“冰雪在心”的念头放在心上，就心定自然凉凉了。

所以，盛夏是季节的交替，我们不可能不去经历。与其在酷暑难耐中自寻烦恼，倒不如学学古人，让一首首古诗，一曲曲弹词，送上一阵阵凉风，送上一阵阵惬意和一阵阵清香，伴我们走进一片古意清凉的世界。

